



网络原名：隔墙撩爱

隔墙有爱

Ge Qiang You Ai
田反 著

我们曾经都是自以为是的少男少女，
以为有着不俗的品位，与众不同，不落尘世。
后来发现，

无论飞得有多高，却，还是世间的微尘里的一粒，
渐渐，落地，入土。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隔墙有爱

Ge Qiang You Ai

田反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隔墙有爱 / 田反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511-2562-8

I. ①隔… II. ①田…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
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6552 号

书 名: 隔墙有爱

著 者: 田 反

责任编辑: 李 爽 梁 瑛

责任校对: 杨丽英

装帧设计: 余晶晶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562-8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太活丑	/ 001
第二章	介绍下	/ 006
第三章	陆松行	/ 018
第四章	彦小明	/ 032
第五章	抱佛脚	/ 042
第六章	你很恩正	/ 052
第七章	还做朋友	/ 067
第八章	傻瓜岁月	/ 089
第九章	Karma卡玛	/ 107
第十章	真丝睡衣	/ 115
第十一章	失恋之后	/ 124
第十二章	一见钟情	/ 135

第十三章	又相亲	/ 145
第十四章	就打你	/ 156
第十五章	去游泳	/ 169
第十六章	寄居蟹	/ 182
第十七章	泡温泉	/ 199
第十八章	搬离散	/ 211
第十九章	漂洋过海	/ 231
第二十章	真是你妹	/ 250
第二十一章	成人之美	/ 258
第二十二章	结局：婚礼	/ 275
番外一	那些未完待续的事儿	/ 283
番外二	蜜月	/ 285
番外三	我的妈妈是二婚	/ 286
番外四	真丝睡衣	/ 287
番外五	谢南枝：唯愿南枝及向暖	/ 288

第一章

太活丑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算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到大没有中过彩票，抽奖连一包餐巾纸都没有抽中过，一出远门“大姨妈”就来访……我一直安慰自己说只是运气不好，然而当我遇到谢南枝那一刻起，我终于承认老天给我摆了个“杯具”！

人生最丢人三大事：当众跌倒、认错人、进错厕所——这些事我做过不止一次。可我觉得这辈子即使把这三件事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反复做个遍，都不及我和谢南枝的相遇来得“锉”。“锉”是南京话，意思是尴尬，比尴尬还尴尬。不对，“锉”这个字已经不能担负重任了，应该叫“活丑”！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那个生机勃勃却又不堪回首的春天。那是来到南京的第三个月，工作还在找寻中，投出的简历连一点回音都没有，兴冲冲地打开八封未读邮件，六封做广告的，两封开假发票的。母上的电话又时不时地杀来抱怨我辞去家乡明安的银行工作是多么愚蠢。所有七大姑八大姨都叨念着我即将二八，不是二八年华的二八，而是二十有八，还没有谈过恋爱，连工作也丢了。总结：对象实在难找！

此中惨烈不可再表，总之所有霉神都像约好来玩我一样纷纷驾到。唯一幸运的是通过人人网找到了小学同学燕妮，解决了在南京的住宿问题。

“小暖，让我进去吧。”请不要误会，对话的地点发生在室外。环陵

路九号，南京第一家引入酒店式管理的高级单身公寓楼，十二层过道。

我有点无奈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依稀记得是叫什么俊，还是什么华来着？是去年冬天燕妮给我介绍的对象。是因为对方一条“天冷降温，小心保暖”的短信，还是因为我正巧失业在他乡，抑或是因为这个人尚可的皮相？其实我也想不明白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明明不想跟他谈恋爱的。

反正得承认在现实面前并没有多么风花雪月和山高水远，也没有什么是将就不来的。我在寒风中饥肠辘辘地等着有人请吃法国大餐，等了半天没等到，最后就是一根烧鸭腿也是美的。

“我都说了这是燕妮的房子，不是我的，有什么话你快说吧。”真的快解释得口吐白沫了，我就是有工作也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公寓一楼是提供四国语言帮助服务的接待处，此外健身房、室内游泳池一应俱全，还可选择定期打扫房屋的管家和自动泊车服务，周边就是高尔夫球场和进口食品超市。

房子是燕妮父母买给她的，燕妮一开始说好一起住收我一半房租，结果等我来她就把房子和一只名叫汤姆的兔子交给了我，让我帮她养前男友的兔子还债，等找到工作了再付租金。这个抛家弃宠的女人早就打算搬去和现男友住了，害怕父母来查岗才让我看着。

其实这房子在市郊，住的人又大多是金领有车一族，对我来说极不方便，可我喜欢这里的环境，又加上答应了人，就是每天跑市区来回两三小时也认了。

我似乎忘记了对面男人的存在……

“嘿，瞧瞧这话说的，你请男朋友上门喝个咖啡怎么了？”

不说还好，一说我就爆了：“男朋友？你见过三个月才出现一次的男朋友吗？见过只约会过两次的男朋友吗？见过一约会就借钱的男朋友吗？是你得了间歇性失忆症还是我得了间歇性失忆症？对了，你年前问我借的五千呢？”

说实话，我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可我要较真起来就不是人！眼前的这个人，高个细腿，长得倒是人模人样，可我在心里狠狠抽了自己两记大耳光：怎么就没看出来这是个人渣呢？年前我重感冒在床，他打电话来嘘寒

问暖，末了嘱咐道：“多喝热水。”

就因为一句“多喝热水”，他后来借钱，我二话不说就把剩余不多的积蓄全借给了他。而后才发现对这个人来说热水只是句台词，肚子疼就“多喝热水”，头疼还是“多喝热水”！去你家万能的热水！

“小暖，你我之间还谈什么钱啊！我知道你是生气了，好，怪我，怪我没好好陪你，我这不已经浪子回头了吗？”这人倒好，开始抽起耳光做戏了。这年头什么叫浪子回头？浪子回头这件事，就是浪子真的回了一下头，问：“咦，谁叫我？”

我讥笑道：“你这要叫‘浪子回头’，那肯定回头都快回成歪脖子了！你还是放过浪子吧。”

对方脸色僵了僵，复又笑着哄道：“哎，宝贝，别这样，我这不是回来了吗？我就是回来找你的。我先去公司拿个东西，你借我两千块，我晚上请你吃饭。”

我彻底震惊了，这是地球人吗？这人是从哪个星球逃出来的，不要脸星吗？我应付都懒得应付了。“没钱，给我滚蛋！”想想觉得不对，又说，“那五千块还我！”

对方说：“一定还，一定还。先借我两千周转一下。”

“不借！还钱！”我指着他道。

“不还，借钱！”他扯我。

一时间双方对峙，陷入僵局。扯了近半个小时，我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清了清快喷火的嗓子：“你还我钱，快给我滚，我男朋友要回来了！”苍天啊，其实这两天我除了大堂的物业先生和快递小哥，就再没和其他雄性说过话，可总不能让这货进家门吧，只好瞎说，希望对方知难而退。

“那正好，我等着。”这货还就等着了，我傻了眼。

说来也巧，就在这时，电梯“叮”一声响了。我远远看到一个高瘦男子低头拨弄着手机，拉着时下流行的小而轻便的两件式商务行李箱，步履稳健地走来。

很多年后我依然琢磨不透当时哪来的勇气能那么脱线地冲上去，前一秒我还表扬自己急中生智，却没想到在后一秒就变成了自取灭亡。

总之说时迟那时快，我一边喊着：“Baby，你回来啦。”一边就挽上了那个男人的手肘。我也没考虑那么多，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反正是邻里之间帮忙，以后再解释。余光瞟到那什么俊什么华的一脸吃下恐龙蛋的表情，我心里暗爽，就给自己加了加戏：“亲爱的，晚上想吃什么？炒饭，还是炒两个菜？”说完就换上甜腻腻的表情抬头去看被自己挽着的男子，这一看一下子就跌进两汪熠熠的眸子里，黑漆漆的眼珠就这样看着我。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果然是个俗物！当初看得上这什么俊的大多归咎于他英俊的外皮，而今和眼前的这个男人一比，可以直接踹他到地下三千尺碎成渣渣去了。

人是讲气场的。眼前这个男人一身藏青色开司米羊绒毛衣，衬衫领子搭在毛衣圆领下，微微露出蓝色小波点的边和隐约的第一粒扣。他的身材好，像幼山羊绒这种被燕妮深情地描述成“柔软得像天使羽翼一般”的面料，倒是被他穿出冷冽刚硬的线条，把宽肩平腹窄腰的轮廓完美勾勒出来，黑色长裤，脚上暗酒红牛津鞋不染一丝尘，和他主人一样饶是鲜亮。他的目光有神且尖锐，划过一闪而过的讶然，而后皱了皱眉。

美男啊，连皱眉都皱得如此赏心悦目。我猜这一定是个习惯掌控一切的人。难怪那什么俊惊愕成那样，就连我也再不会把自己与这样的人物联系上。作孽啊！

长长的走廊，左右一水的红木门独门独间地码开，脚踩着大波斯菊印花纹羊毛地毯，头顶上打下明晃晃水晶灯的光照得我眼睛发花、头皮发麻，我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男人抬起修长的手不着痕迹地摆开我的牵扯，再摘下右耳小巧的蓝牙。

我曾以为隔壁1208空屋的门被人从里打开来，四五十岁的阿姨走了出来，愣是看怪物一样地看了看我，转头又恭敬地说：“先生，打扫好了。我走了。”身边的人颌首说：“谢谢。”转身，推门，关门，落锁，自始至终一个眼神都没有给我。

1201室的京剧迷定点开起了饭前广播，只听她唱：“今日相逢如此报，愧我当初赠木桃。”

后来？你还问后来？后来，我一晚上辗转反侧，骂的不是那骗钱不还

的“浪子”，骂的是居然见死不救，陷一个“弱”女子于水火之中，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的隔壁邻居。

我越想越火，操起电话打给燕妮，燕妮在那头笑得都差点背过气：“我记得隔壁房子说是卖给了个美籍华侨啊，说有一家上市公司，做得很大，经常跑来跑去。我以为很大的年纪呢！”

我想到那人明明一身风尘仆仆却又不失沉稳，果然是有成就的，眼前又浮现那英气逼人的眉眼，复一口把被子咬在嘴里支吾着说：“实在太锉！”有杀死自己的冲动。

正宗南京大萝卜燕妮哈哈大笑道：“不是锉，是活丑！活大丑！姐们，shame on you！”

我气得摔了电话，盯着白花花的墙壁恨不得钻几个洞，抱着这样的情绪后半夜才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中想起一句台词：俺娘说好看的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第二章

介绍下

早晨八点钟的南京城，让我有种想弃车逃跑的冲动。我想念家乡明安，闲适的早晨、流水的小河、卖油条和豆浆的小街。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早知道就不要逞能答应燕妮帮她送车去市中心。

今天有家理想公司的面试，燕妮同学在外地一听面试的地点就拜托我把她的车子送去附近，也正好帮我省点赶路的时间。唉，其实早高峰的点还不如搭地铁，但燕妮这么拜托帮忙，我也只有答应。

打开镜子戳一戳脸，里面的人小圆脸大圆眼，二十八岁还是憨憨的模样，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一个干练的人呢？但从学生时代起拜托我帮忙的人就不少。难道就长着一副传说中“不容易say no”的脸？事实好像也的确如此。我摸摸鼻子打开收音机，到处都是堵车的报道：长江路出现小摩擦……其实很久没开车了，我的手有点抖，一遍一遍地默念很好很好，下面打左转灯……起步……才这么念叨，只听“砰”的一声，一个激灵急踩刹车，又“砰”一声……撞上了！

还没来得及反应，我就感觉副驾驶座和后面哐哐来了两下，“膨”一声安全气囊也就跳出来了，还好我脸比较靠后没有被碰着。但顿时闻到一股子焦味，看不清什么情况，我以为车子要爆炸了，赶紧跳下车来，腿是软的，浑身打战。

下来匆忙一看，对面直行的车子撞了正要左转的我的车，我又被一台SUV追了尾。四面八方的喇叭响了一片，还有一群围观的大妈大爷，顾不上骂人了，我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想了想拨了电话给燕妮，哪知道这妮

子居然关键时候掉链子不接电话。

我有点傻眼，瞪着手机，这时候突然不知道打给谁了。打给父母？二老都在明安，不是白操心？打给好朋友何佳，人家还在上班，再说她也不在南京。打给近的人怕担心，远的又怕打扰。

我无语望天，今天的天气其实很好，春意正浓，难得天上有点点白云，街上那么热闹，车水马龙。那么多的人，那么好的世界，现在出了事，却连个打电话的人都没有。我突然觉得有点悲凉，还有止不住的害怕。那么暖和的天，竟像刚从冰窖里捞上来，上下牙直打架。

“哎，我说，妈的，你左转不看啊！长不长眼睛啊……”对面的车主跳下车就拉开嗓子奔过来，五大三粗的汉子，戴个金戒指的手指都快戳我脸上了。

分明是他的车闯了红灯，现在还嚷嚷着要我赔钱。我一向主张息事宁人，就是传说中别人打你左脸，你最好默默走开，再不济就伸个右脸。

可我现在一个把钱借了前男友的大龄待业女青年，山穷水尽，脸可以不要，钱不能没有！好不容易去面个面试还碰上这么个倒霉事情，人被逼急了自然小宇宙全开：“我看得很清楚才转的，分明是你闯的红灯，你的全责！别恶人先告状！”

“你哪只眼睛看到的？我过的时候明明是黄灯！”

“我哪只眼睛都看得清楚！不信你问这些行人！”随手一指，早上的高峰期，又这么多围观的人，就不信没人看到。

偏偏看热闹的人，被这么一指又都缩了头，没人愿意花时间找麻烦。披金戴银的车主有些得意：“找啊，你看看谁看到的！”真是要被他的嚣张气死！

“我看到是你闯的红灯。”只听得一个干脆的女声说道。

我回头一看，一位气质干练的美女拿着手机走过来，大约是那SUV的主人。我乍一看追尾的SUV，还好撞得不是特别严重，前面的灯破了，挡板耷拉下来。正这么安慰自己，再一看有点想哭，才发现这是路虎，还不是LAND ROVER，而是高配的RANGE ROVER路虎揽胜！

正五雷轰顶地琢磨着要算我的责任怎么办时，那美女已经走到旁边，

白西装白西裤，里面黑色低胸V领，V得恰到好处，只见蜜色肌肤却不露沟，黑色尖头高跟鞋、黑色公文包都在阳光下发着亚光。整个人就灼灼地写着两个大字：Business Women！

只听女郎斩钉截铁地说：“你闯的红灯，我们两个人的车子你负全责。报警吧。”说完已开始拨电话。她也不和人吵，也不说“可能”“应该”，说话快而准，估计是个常发号施令的，利落得很。对方反而愣了。

我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暗自又打量了她一眼。短发到耳下三寸，面部轮廓突出，高鼻高颧骨，蜜色肌肤紧实。不是传统的美女，整个人却十分有存在感。暗自猜测她的年龄在三十岁出头，再一次希望自己三十多岁的时候也能有这样的气魄。

那男的不满地说：“凭什么你的车也我付啊？明明是你俩的事情！”

而后就是等警察来，那男人还在继续骂，那女郎却连眼神都不给一个，倒是接了个电话：“喂，小明啊……嗯，撞车了……没事，在鼓楼这……”

我有点想笑，从这么个御姐嘴里叫出小明，像恶俗的广告里秃顶男人回答电话：“喂，小丽啊。”效果是一样的。真不知道这个小明长啥样。摇摇头想，自己真是二百五，这关头还笑得出来，赶紧叫了拖车，只有我的车开不了。

等拖车来，警察来，安顿了大概，看看表都已经过了一个小时，误了面试就得不偿失了，我对那美女说：“我叫向暖，不好意思，我有面试，要现在走……”

那男人一听开始嚷：“不许走，你想溜啊！”

我懒得理他，只对干练美女说：“如果真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承担责任！”想给她电话又怕对方以为我不靠谱，身上又没有名片，想了想，掏出张简历，双手递过去。

对方开始微讶，扫了眼纸，眼里带了点笑意。我收到她的笑意复又觉得自己傻气，但不想留个坏印象，而且如果真的是自己的责任，无论怎样都逃不了，还不如大方点好。

只是看看燕妮瘫痪了的马路杀手小捷达，再看看对方雪白锃亮的路

虎，心是凉飕飕的。又看看表，不好，看来赔了车子不算，还得赔上面试，正准备火速劈开人群狂奔，突然看人群里摩西分海般走出来一个人。

他一走出来，我就想骂坑爹啊，这不是昨天那位芳邻先生吗？下意识看看表，欲哭无泪，这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在人生两次最惨烈的时候遇见他，到底是上辈子多么誓死不休地折磨此人，才能得来这辈子如此丧心病狂的遇见啊？

我这边创作了半天剧本，人家却像没看见我一样喊了声：“Elena。”果然这世界上所有的美人和有钱人都是有“贵圈”的，那干练美女回应了声：“Ryan。”我暗自想，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小明？

美女问：“你怎么来了？”

他答：“接到Leo的电话，正好在附近，要帮忙吗？”

美女说：“不用。对了，你有时间吗？能送下这姑娘去面试吗？她好像要迟到了。”她指了指我。如果是平常我绝对要虚伪客套一番，而如此情况赶紧接口：“如果方便的话就最好不过了，谢谢，麻烦啦。”

这位Ryan同志显然这时候才发现我的存在，他微皱眉头的一瞬间我就知道他记起了我是Who，立即换上小狗一般的眼神看着这位Ryan同志，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完全将昨日之耻抛之脑后，没有钱的女汉子要能屈能伸。最终女汉子得到胜利，美男轻轻转身说：“走吧。”

上了车，报了地址，即使是十万火急，我也不想失了礼貌，说笑道：“不好意思啦，耽误您的时间。”对方点了点头却没有再多搭理，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搭在车窗上不知道想些什么。

我摸了摸鼻子，好吧，我也是有脾气的！就当他在发呆，别自讨没趣了。他没有开收音机也没有放音乐，车里安静极了，除了窗外沙沙的风声，就是尴尬的静，空调吹出干燥的风。

我百无聊赖，只有偷瞄身边的人。他今天比昨天精神很多，大约是理了头，头发根根微向前竖立着，发色黑黑像茂茂的青山，没有刘海，露出光洁的额，向下是青青的干净的鬓角，下颚骨L形的棱角曲线分明，不蓄髭，纤长的颈线，圆润的喉结。这人肯定经常锻炼，肩线挺拔，白衬衫挽起七厘米正好露出麦色小臂的线条也很是饱满有劲……

“到了。”他说，声音微凉，没有看我。

我这才回神，什么时候从偷瞄变成偷看、从偷看升级成看呆了？丢人啊，难道我真到了如狼似虎的年纪？还是赶紧找男朋友吧。我抱着这般不堪打击的心情说了声：“谢谢。”准备下车，却听他问：“你面试《××晚报》？”

我点头：“是啊，我看招文员，虽然我之前都在银行，但大学学的是英语而且也修了意大利语，应该有点希望……”自己解释了半天，看人家那边又陷入沉思。摸摸鼻子，又自作多情了吧不是！

检查好东西，下车，关车门的时候忽听他说：“Good luck。”留下话，便扬长而去。

美男的心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啊！我看看时间还好，赶紧狂奔！边跑边天马行空地想，这是拍电视剧吗？该死的编剧给我滚出来！一大早车被撞了，还遇到两个美人，男美还送我来面试，又阿Q地自我安慰，会不会像电视里演的一般超常发挥逆转局面破格录取？

可事实上现实中大多事情都如此，哪有那么多奇迹？一进门，黑压压的人，大把的新闻专业研究生和我这个非专业且毕业已多年的本科生竞争这一个职位。我毕业时曾发誓不想再体会等待考试、等待发卷的心情，却发现以后多的是比考试和发卷更紧张的时刻。

深吸一口气，我尽最大努力保持平静地走进面试室，面带微笑地迎接今天第一个也是这几天回答过无数次的问题：“向小姐，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晚上接到未录取电话的时候我非常平静，事实我觉得对方能打个电话给结果已经很难得，也不想去问没有录取的原因，拒绝的理由和分手的理由大抵有些相似：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咱俩不适合。其实都是狗屁！

紧接着又接到母上大人的电话，我没有提起车祸，在外的子女要习惯报喜不报忧。母上的逻辑有点混乱，一会儿让我赶紧把工作找了，一会儿让我立即相亲嫁人。我没法挂电话，只有把电视打开，边看电视边听，具体说了什么也不知道，末了只听我娘河东狮吼：“你如果再这样两边没着落，就立即给我滚回明安来！”

还没把快震聋的耳朵安抚好，父亲的电话又来了。我愣了愣，电视按了静音，接起电话，向名茂同志有点小心翼翼地道：“丫头啊，工作找不到慢慢来。”敷衍了几句，忽然觉得这两室一厅的小房子让我喘不过气来，“呼”一声拉开阳台门走了出去。

新型酒店公寓的设计做得很好，虽然阳台都是开放的，但户与户之间都隔了一定距离，间隔还做了绿化，种了不知名的绿叶。大家能看到不远处的高尔夫球场却又看不清近邻的动向，很好地保护了隐私。只有我和左邻的房子在一个侧面，左邻更是得天独厚，东南两边都占着大阳台，旁边绿化的藤叶都隐隐地快长到阳台里去了。

父亲还在继续数落：“好不容易托你孙阿姨找的银行工作，平时她又那么关照你，结果你好好的说不干就不干了，招呼都不和人打一声就跑到南京去。真不懂你这孩子在想什么……”

我只觉得一口浊气卡在喉咙里，再不呼出来就要卡死了：“你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干了吗？我看到你和孙蓉在一起！你们俩早就在一起了！难道要我和所有人解释我上司和我爸搞在一起？”

这口气一直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然而说完并没有轻松多少，反倒更烦躁了。电话那头寂静了很久，父亲的声音又响起：“丫头，你……”好像老了十几岁。

我飞快地说：“就当我没说过吧，我谁都没说，我妈也没有，下次再说。”挂了电话。喘着粗气，仿佛跑了八百米，飞快地抬手抽了自己一嘴巴，说出口的话怎么可能吞回去？

收到闺蜜何佳对我今天朋友圈上“霉运罩顶，求转运”状态的回复：“速速归来，姐妹们帮你消灭去霉大醉八八六十四天，不醉不归！”

我在明安出生并长大成人，没有多大的心，只求回家有饭、逛街有伴、工作无难。二十七年从来没想过离开，有谁会想离开父母，离开家乡，离开一切熟悉安逸的生活，跑南京重新发展？就算告诉何佳离开的原因，也一定会被她臭骂一顿：为了这么个破事耽误自己！但又没法接受这种关系找来的工作，也看不起这样的自己。何况我也不会告诉何佳，不会告诉任何人。

以前看电影，梁朝伟对着树洞说秘密，我觉得是装相，后来才知道，有些话，对好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能说，对丈夫也不能说。只能自己咽下去，烂死在肠子里。

我深吸了口气，空气里隐隐有夏初花的芬芳，不知哪家传来《新闻联播》的结束乐，有狗的叫声、叮叮咚咚的钢琴声、远处的车声。突然回忆起大学前吵着看完电视被爸妈念叨去做作业的日子，总是偷偷玩电脑和父母游击战，那时觉得有做不完的作业，总想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头。现在想来却突然怀念那样平静的生活，突然发现这样的日子就一去不回了。那些曾经以为的永久突然都像约好了一样成群结队地甩了我。

“啊！妈的！他妈的……”我大声地吼，此人已疯，请烧纸钱。

“嗒”的一声打开易拉罐的声音打破了这一串不堪入耳的马赛克版的呐喊。我快把二十七年从来不说脏话都说了个遍，就差骂意大利语版了，突然发现原来还有听众。根据墨菲定律，这个听众必须是左邻先生！

我把手和头伸出阳台，努力挥了挥手：“哈啰，小明帅哥。托您的福，我今天的面试没有面上。”对，说的就是你的乌鸦嘴！

对面没有说话，有一点点的红光，可能在抽烟。我继续挥手：“喂，独醉不如众醉，扔我一罐吧。”反正在二十四小时内见到此人三次，每次都在丧心病狂地自毁形象，索性就破罐子破摔吧，反正别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对方当人就是了。

等了半天，“啪”一声，一个红色易拉罐掉在阳台上，我扑上去一捡，怒了：“谁要可口可乐！我要酒！二锅头！”我快要放弃了，又是“啪”一声，我乐了，美男也喝青岛啤酒。

盘着腿坐在地上，打开易拉罐，咕咕地喝了几大口，就有醉的趋势：“喂，你说为什么找工作那么难？赚钱也那么难？谈恋爱那么难？结婚也那么难？你说，到底为什么？是现在那么难，还是以后都那么难？”反正知道人家不会搭理，我自顾自地喝着说着。

就当我以为快醉死在阳台上扑街时，他的声音穿过夏夜的蝉鸣，透过油油的绿叶，从静寂的夜里传来：“天下本来就没有简单的事，更没有容易赚的钱，只有比现在还辛苦的痛苦、比现在还要困难的生活。生活的真实不堪，那真是比你任何想象的不堪还要不堪。”